

(自序)

## 尋找生產尊嚴的島嶼

——我在現場

「哇！真的厲害。」我們一群當時的蘭嶼國中的男同學在現場，目睹「這一幕」，我們共同發出的驚嘆號。

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，我們認識了356「登陸艇」(軍艦)。356真的是勇猛的鐵殼船，它讓我們大開眼界。它的到來，我們的島嶼變成「國家」的土地、我們民族變成山地山胞，我念大學的身分後來變成邊疆民族。它的到來，帶來了漢族歷史上對少數民族不滅的暴力，阻斷我們海洋民族的對他者的友善。

《大海浮夢》(二〇一四，聯經)、《大海之眼》(二〇一八，印刻)，都是我在蘭嶼國校、國中時期，就已經在腦海裡幻想可以實現的願望。這個想像，就是356。「我在現場」給我視覺上的震撼，透過視覺的想像，轉換孕育成我個人的「夢

之旅」。本書的序文，不是要探索SSS登陸艇帶給蘭嶼島整體性的劇烈變化，而是從世界殖民史的角度，理解一個殖民者的國家武力，透過其自我圓說的行政網絡的「哲學」，合理化了國家暴力的圖章，以及更多的「歧視政策」，國際化的正義。少數民族的正義，蕩然無存，是阻礙國家多數人（侵犯弱者）的正義發展，諸如土地、語言，因為我們在現場，可以初步理解。世界殺戮的歷史、正義永遠是邪惡集團的「聖經」，血淋淋的雙刀寶劍，何來轉型？

我想說的是，SSS每一次在我部落灘頭登陸，每一次都會讓我浮現「消失在人間兩次」時所見到「單桅帆船」的幻影幻象，彷彿是我自己命格的預兆，為什麼？為什麼會實現呢！

我不知道我蘭嶼達悟籍的同學，或者是你（妳）是否曾經有過這個「困擾」？蘭嶼國小辦公室裡的世界地圖，太平洋（大洋洲）是被切一半的，我看不見完整的太平洋，我要問的是，「太平洋」為什麼會被漢人學校切一半，關於這一點，一直很難讓我難過，從我十歲開始，真的一直很難過，極為困擾我。直到我人類學研究所畢業，去了南太平洋的庫克群島國，在拉洛東加島（Rarotonga）（從紐西蘭的奧克蘭機場向東飛五小時）的小書店，買了一張屬於大洋洲的世界地圖，赫然看見了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完整版的世界地圖。

對我而言，才遇見了「太平洋的尊嚴」。我魂魄真的才回到喜悅，才解開太平洋被切割的疑惑、痛苦，是漢人不喜歡太平洋嗎？還是因為台灣、中國大陸在太平洋的邊緣，才把太平洋切一半嗎？這是答案嗎？我不知道。當我打開了那張世界地圖，我高興得哭了，我問自己，我為何如此在意太平洋被切割呢？那時我已經四十八歲了，難過了三十八年，原來我屬於這群人，這群島嶼，這汪洋一片的海世界，海洋民族。我也才頓悟，在蘭嶼國校念書時，老師極力嚇阻我們去游泳的理由，就是那群被放逐在蘭嶼的漢族老師，他們恨死了海洋，「鄉愁、鄉仇」。

對於居住在太平洋上的任何一個島嶼，大航海時代，殖民者的降臨，無論是麥哲倫<sup>1</sup>在一五二一年來到了關島（Gua Ham），揭開了藍色水世界的謎語，或者是，一次、二次大戰之後，所有的島嶼開始被洗牌，包括語言加入殖民者之語彙，所謂的與原始環境共生的「尊嚴的活著」的文明，瞬間轉化為殖民者飯後叨根雪茄的「笑

1 費南多·德·麥哲倫（葡萄牙語：Fernão de Magalhães；西班牙語：Fernando de Magallanes, 1480-1521），葡萄牙探險家，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險。一五一九至一五二二年率領船隊首次環航地球，死於與菲律賓當地部族的衝突中。雖然他沒有親自環球，但他船上餘下的水手卻在他死後繼續向西航行，回到歐洲。

話」，運用326「刪除民族記憶的圖騰」。

西方來的神父來到我們島嶼後，他的「上帝」解構了我們的「天神」疼愛環境的潔淨儀式，說祭祖儀式是上帝不允許的活動，我於是開始質疑所有外來者來我們島嶼的目的——來歧視我們的，我也失去了童年知性記憶的美麗，不可能再複製的環境潔淨（驅除惡靈）的儀式，外來宗教、殖民國帶來愈多「東西」，包括政策（全球的少數民族），帶給許多許多弱勢民族內部的分裂離子愈複雜，部落民就愈不幸。在所有我走過的少數民族的領土及海洋民族的島嶼上，都獲得一模一樣的答案。這是不需爭辯的事實。

我在現場。「興隆雜貨店」也因國家的「行政轉型正義」登陸到我居住的部落，搶地開店，不僅來了許多比我頭髮多的雜貨，也帶來了詭譎的空氣氛圍。胖胖的、十分肉感的閩南女人，化解了中國國民黨黨員與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她店裡飲酒解鄉愁，為了自己的「黨」爭辯到動干戈的剎那間，她以女性的「雙峰」瞬間融化大陸來的「雙黨」深深深的鄉愁，再次讓他們坐下來暢談中國人民歷史的偉大。我在現場，當下無法理解雙峰的「解藥」在哪，但我開始預感326以及「興隆雜貨店」將帶來遮蔽陽光的烏雲，模糊了我們民族的視覺判斷，但也啟發了我，讓我立志靠自己考高中、

大學。

高中時，我寄宿在天主教在台東培育偏遠學子念大學的「培質院」，高二升高三的輔導課期間，神父跟我說：

「我要訓練你成為蘭嶼島上的第一位『神父』。」

我聽了差一秒就暈過去，於是哽咽地回答：

「我要當漁夫，不要當神父。」

「沒出息。」神父怒道。

許多「文明人」喜歡以她（他）們的核心認知當弱勢者的「馴化者」，無論他們說當飛行官、當律師、當醫師、當牧師、當老師等等，我的靈魂絕對是拒絕的，後面這四個「師」，在我個人的認知皆歸類為騙人的職業。漫漫之路，不長也不短，當我大學畢業，回到蘭嶼定居，寫了一本《冷海情深》給神父，神父當下題字寫道：

「返璞歸真。」又說：「神父看不懂你寫的書。」原來神父也看不懂海洋，我說在心裡。他把書退還給我，歧視我的眼神依然銳利。

二〇〇五年一月，我在南太平洋庫克國的首都拉洛東加島的市集與我的房東閒逛，那兒有個開放式的搭篷舞台，給不同宗教信仰的牧師、神父傳誦西方上帝的教義。我看見的結論是：西方白人牧師或神父，並不因為當地人的改信，當了神父，當



了牧師，即使是穿著共同的宗教祿衣，白人眼裡高高在上的傲慢依然滲透著很深很深的種族歧視。我信仰多元的神，但我更厭惡歧視眼神背後的傲慢，畢竟那絕對不是上帝的旨意。

我不是在緬懷逝去的童年，緬懷在台東中學，青少年的美好滋味，也不是在抱怨在台灣西部、北部的苦力生涯，而是在喜悅自己迸出的血汗生涯，許多的際遇，許多的故事，是自己感受，自己承受，也自己感動。

當下，我書房隔壁住著帶我去嘉義做苦力的，帶我進入水世界獵魚的堂叔，老海人洛馬比克，他深夜每一次自己灌醉自己的生活模式，我看在眼裡，叔叔生活的循環模式，我跟他的數字距離約莫是二十餘公尺，然而他幾乎每一次對著米酒瓶，用力大聲嘶喊叫道：

「你把我灌醉、你把我灌醉……你最壞，你最毒。」事實上，是他自己灌醉了自己，每一次臭罵米酒瓶，每一次的深夜，每一次深夜都讓我哭笑不得，然而，這句話，卻讓我身為作家有更深的人生感悟，這樣的人，你在台灣、南北美洲、格陵蘭任何一個原住民民族的部落都有，我都遇上了。我是作家，我喜歡探索「尊嚴還活著的人」，實寫真情探索者，努力中。

我在現場。興隆雜貨店，那位十分有肉感加性感的老闆娘，一九七一年，洛馬比克每一次幫她搬運台灣來的貨輪上的雜貨，老闆娘都給他啤酒喝，每一次他都拒絕。一九八四年，他從台灣回蘭嶼定居，開運送核能廢料的聯結車，開始喝一箱又一箱的B魯（啤酒），到現在喝一杯二十°C的米酒就醉了的他，「你把我灌醉、你把我灌醉……」，我不敢尋找「那個」答案。那是我們集體性的長篇小說。

他每一次心情好，在午後，腋下便夾著會自動變調的吉他，自彈自唱，唱著他四十年前，拿吉他教我們唱的歌「海ㄟ鷗ㄟ飛ㄟ翔，潮起、潮落……」。我自己終究又被他逼著笑了，但他不曾知道我笑了，因為他是一個人的世界，不是世界裡的一個人，他的黃金歲月被遺忘了，被遺忘得非常乾淨，但我忘不了他，幾年後，我或許會親自埋葬他的肉體，但我不會土葬他給我的傳統性的海洋知識。

當我一個人站在格陵蘭努克市某個大賣場的角落，觀察幾位依依特人兜售簡陋的二手三手貨，他們相互傳送一個杯子，從一千°C裡的保溫杯倒進一個鋼杯，那是黑咖啡。每一次每一個人接過鋼杯，雙手掌首先是揉一揉鋼杯，因為鋼杯有溫度，可以溫暖他們乾澀的手掌，也溫暖他們的心肺。我靜靜地觀察他們的表情，那個景致際遇，在台灣的冬季，你也可以在阿里山、新竹五峰鄉、宜蘭大同鄉，任何一個山裡的部落，可以發現圍著火爐的一群人，在火舌上摩擦手掌來保暖，我們不知道，他們討論的世界是什麼？但是，我很肯定的說，他們的世界距離冰川浮冰、高山地表的感情

最近，尊嚴的活著是我們這群人的「聖經」。  
我在現場，我淺淺的微笑了，終於把太平洋的完整容顏，懸掛在我獨立的書房，  
告訴我的航海家族之魂：「我們的世界完整了」，我是世界島嶼作家，海洋民族的海  
洋文學家。

完稿於蘭嶼島

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



## 驅除魔鬼的靈魂

